

《創世紀》的內容與意涵

朱麗惠¹

本文作者根據 Thomas Brodie 在 *Genesis as Dialogue*² 一書，介紹《創世紀》文本結構、歷史背景，及《創世紀》一書的內容與意涵。作者由十一章到十五章，將《創世紀》的內容與意涵分為五部分：《創世紀》的重點是人的生活、《創世紀》與歷史、《創世紀》與心理學、《創世紀》中的靈性幅度，以及《創世紀》反映生活的複雜性等。

一、《創世紀》的重點——人的生存³

《創世紀》是一部史書，它描述歷史，以基督信仰的角度來寫歷史的緣起，尤其是描寫一支特殊民族——以色列——的緣起。但是《創世紀》最主要的重點，是「人的生存」，是人類在天主上智的照管和眷顧之下，生活的種種面貌。以雅各伯的故事為例，由《創世紀》下半部的開始，第廿五章，描寫雅各伯的出生（廿五 26），一直到四九章的結尾，雅各伯死亡，以及五十章雅各伯的葬禮。這中間，敘述了雅各伯生命的大小事件，

¹ 本文作者，朱麗惠女士，現就讀輔大神學院教義學系碩士班。

² Thomas L. Brodie, *Genesis as Dialogue: A Literary, Historical, and Theological Comment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以下簡稱 *GAD*。

³ *GAD*, pp.89-90.

以及兄弟、妻室、兒孫等情形。這些全是與人真正的生活——生、老、病、死、家室等——扣得很緊。

《創世紀》的重點既是在人的生存，那麼它的基本架構，也是人生活的基本架構，亦即人存在的土地、空間和時間等人類生存的必要因素。生命由時空所構成，例如，我們描述某人時，會說：「喔，就是從波蘭來的那位老神父。」或者「那個林修士，高雄來的，現在住新莊總修院，大約三十歲。」我們談到人在時空中存在的長短和地域，波蘭、高雄、新莊等，指空間或土地，而老、三十歲等，指世代傳承中，人出現的先後與時間長短。以下分土地、空間、時間，以及時空過程中人的成熟，分別敘述。

(一) 土地的意義⁴

整本《創世紀》分前後兩半，一~廿五 18 以及廿五 19~五十 26。能夠讓前半部成爲一個整體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土地」的概念。在亞當 / 諾厄的故事（一~十一章）中，一開始就是創造天地。由創造天地到洪水淹沒全地，到洪水由地上退去，人類得以復興，這其中的故事關鍵，很明顯的，「土地」是一個中心要素。

兩個創造敘述中，第一個（一 1~二 4a）使用「土地」21 次；第二個（二 4b~24）使用「土地」7 次。而《創世紀》前半的另一故事，亞巴郎 / 亞巴辣罕故事（十二 1~廿五 18），也是以「土地」爲中心概念，第十二章的開始，「離開你的故鄉 (land) 往我指給你的地方 (land) 去」。可以說構成《創世紀》前半部

⁴ GAD, pp.90~92.

的雙幅畫—亞當 / 諾厄故事與亞巴郎 / 亞巴辣罕故事—每一幅都是以「土地」作為開始。

但是，「土地」的意涵，還有物質的土地與象徵的土地之分。在亞當 / 諾厄的部分，「土地」是指事實上所佔有的土地，是人生活於其上的領域或地盤，是一處叫得出名字的地理位置。例如，亞巴郎受上主召叫離開故鄉，他遂照上主的吩咐起了身，離開哈蘭（十二 1~4）。這「哈蘭」可以說是「物質的土地」。又例如，當亞巴郎與羅特因為彼此產業太多，無法住在一起時，羅特選了約旦河的整個平原，向東方遷移，而亞巴郎則住在客納罕地區（十三 5~12），他們兩人分別選擇居住的「約旦河平原」及「客納罕」，即是屬於「物質的土地」。

然而，在亞巴郎的故事中，土地的意義因著上主的許諾而有所轉變，由「物質的土地」而進入「象徵的土地」層次。當上主召叫亞巴郎，並與亞巴郎立約時，上主說：「舉起眼來，由你所在的地方，向東西南北觀看，凡你所看見的地方，我都要永遠賜給你和你的後裔」（十五 14~15）。這裏所說的「土地」，不僅是指憑亞巴郎一己之力所能佔領的物質土地，這裏所指的，是上主所賜的土地，是信德之父亞巴郎以上主所賜的眼光所見的土地，而且是與亞巴郎的信仰相關，只有憑藉信仰才能企及的土地。

這樣的土地已經進入了象徵意義，而且這種象徵的意義，也是表達完滿的喜樂和幸福。這種喜樂和幸福，是因著社會團體的凝聚力以及個人生活上的繁榮、安定、自由而來。也就是說，「土地」是人類生活中的真實之物，但是，事實或真實，有其肉眼所見不到的幅度，就如同財富不只是物質而已，還有以信仰眼光才能見得到的財富。「土地」亦然，也有人的眼睛

見不到的幅度。

新約中有例子足以說明這種以信仰眼光才能看見的、物質之物的另一層意義。當伯多祿問及弟子們棄俗從主（谷十 28~30；路十八 28~30）的報酬時，耶穌答以弟子將得到百倍賞報。耶穌所說的：「今時就得百倍的房屋、兄弟、姊妹、母親、兒女、田地」（谷十 30），這些人生活中實實在在的房舍、田地以及親屬人際關係，應該是透過信仰的眼光來理解才能懂得，否則何以解釋跟隨耶穌基督，並遵守福音勸諭而生活的神父、修女，那來百倍的房地產和親友兒女？也因此，誰是耶穌的真親屬（瑪十二 46~50；谷三 31~35；路八 19~21），回答這一問題時，耶穌並沒有廢除親屬的關係，但是他更由信仰的眼光指出：「不拘誰遵行我在天之父的意旨，他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親」（瑪十二 50）。

這土地的象徵意義，除了透過信仰眼光才能看得到外，最主要的，是因著上主的誓言而來。上主數次向亞巴郎許下土地的誓言有：

- 十二 5~7：「……終於到了客納罕地。亞巴郎經過那地，直到舍根地摩勒橡樹區；當時客納罕人尚住在那地方。上主顯現給亞巴郎說：『我要將這地方賜給你的後裔。』亞巴郎就在那裏給顯現於他的上主，築了一座祭壇。」
- 十三 15, 17：「凡你所看見的地方，我都要永遠賜給你和你的後裔……你起來縱橫走遍這地，因為我要將這地賜給你。」
- 十五 7：「我是上主，我從加色丁人的烏爾領你出來，是為將這地賜給你作為產業。」
- 十五 18：「在這一天，上主與亞巴郎立約說：『我要賜給

你後裔的這土地，是從埃及河直到幼發拉底河。』」

- 十七 8：「我必將你現今僑居之地，即客納罕全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作永久的產業；我要作他們的天主。」

天主的諾言，所許必踐，流浪遷移的以色列民已經到達了客納罕地。然而《創世紀》的書寫者和編纂者，仍然體會到天主的土地誓言，和誓言是否已實現，兩者之間是有著差距的。也就是說，土地有象徵之意涵，不只是「疆域」或「地理位置」而已。有土斯有財，有了土地就可建構家園，人得以安居，這些都是很實際的生活和很真實的道理。然而以信仰者而言，人「不要在天上為自己積蓄財寶……但該在天上為自己積蓄財寶」（瑪六 19~廿），並且地上的家園不管多麼好，「我們的家鄉原是在天上」（斐三 20）。

（二）空間⁵

《創世紀》敘述人的遷移，這就涉及了「空間」，而這「空間」最明顯的地理方向，是「由東往西」，是往埃及移動。《創世紀》前半部中的第一系列雙幅畫，一~十一章，故事空間由東方出發，經過美索不達米亞，到了第二系列雙幅畫，十二 1~廿五 18，亞巴郎繼續往前，接近了埃及，而且曾經一次去過埃及，之後，依市瑪耳的後代住在從哈威拉直到埃及東面的叔爾：

- 二 8：「上主天主在伊甸東部種植了一個樂園。」
- 十一 31~32：「特辣黑帶了自己的兒子亞巴郎和孫子……往客納罕地去；他們到了哈蘭，就在那裏住下來了。特辣

⁵ GAD, pp.94~96.

黑死於哈蘭。」

- 十二 5~6：「亞巴郎帶了妻子.....和他在哈蘭積蓄的財物.....終於到了客納罕.....經過那地直到了舍根地。」
- 廿五 17：「依市瑪耳.....斷氣而死.....他的子孫住在從哈威拉直到埃及東面的叔爾，往亞述道上.....」

《創世紀》後半部雅各伯的遷移，由於娶妻而寄居拉班家。之後決定帶妻小回鄉，最後定居在他父親作客的客納罕地。但是雅各伯生命的後半，還是因著派若瑟去舍根探望放羊的其他兒子，結果若瑟被兄弟們賣到了埃及，雅各伯也終於由東往西遷移進入埃及，最後若瑟也終老於埃及。

- 廿五 20：「依撒格四十歲時娶了帕丹阿蘭地.....拉班的妹妹黎貝加為妻。」
- 卅七 1：「雅各伯定居在他父親作客的客納罕地方。」
- 卅七 12：「若瑟的哥哥們去了舍根，放他們父親的羊。」
- 五十 26：「若瑟死了.....安厝在埃及。」

那麼，埃及是《創世紀》遷移行動的焦點了，但它並不是以色列民遷移的終點，在由東往埃及的空間移動路線之外，有一條隱而不顯、但是強大的移動—往面對瑪默勒的瑪革培拉（Machpelah）山洞。瑪革培拉是赫特人厄斐龍所擁有的一塊有一個山洞的田地，亞巴郎將它購買下來，作為自己家人的墳地（廿三 9, 17, 19；廿五 9~10；四九 30）。在這裏被埋葬的，有亞巴郎的妻子撒辣（廿三 9）、亞巴郎自己（廿五 9）、依撒格和他的妻子黎貝加，以及雅各伯和肋阿（四九 31；五十 13）。

原來，由東方出發的移動，並不是以埃及為最終的安息之處。埃及代表著富庶之地，是屬世的層面，人很自然地追求富裕滿足之地，並且設法往那裏遷移。寓居埃及，是件很順理成

章之事，就如同今人追求富庶幸福的生活，也往往設法移居美加或紐澳等國一樣。「死於埃及」的雅各伯，歸到他親族那裏去了，但卻歸葬於面對瑪默勒的瑪革培拉田地的山洞，而赫貝龍的瑪默勒橡樹區，與天主的臨在有關，是超越的層面，因為亞巴郎在那裏給上主築了一座祭壇（十 3 18）。

原來「死於埃及」是表示死於世俗的觀點，而往富庶的埃及移動，是往可見的空間和吸引人的土地移動。然而「歸葬於赫貝龍的瑪默勒」，是往不可見的、與天主有關的領域移動。這個領域只能經由天主的眼光才見得到。因此，《創世紀》的遷移目標有雙重焦點：一是明顯可見的、屬世並且吸引人的埃及；另一是隱而不顯的、屬超越層面的、人終極之處——赫貝龍的瑪默勒。

（三）時間⁶

人的生存是由空間和時間所構成，因而《創世紀》中有大量的時間敘述結構，而且是以表列世系族譜的方式來呈現（二 4；五 1；六 9；十 1；十一 10，廿七；廿五 12, 19；卅六 1；四六 8）。在這世系的流動延續中，有些奇特的現象：

其一，是第五章一一列舉洪水前亞當的後代子孫，並數算他們的生育及生死年齡。其中許多子孫，是亞當還在世時所出生的；而亞當以 930 歲過世之後，出生的就是諾厄。這正符合了亞當讓出舞台給諾厄，形成《創世紀》前半（一 1~廿五 18）的前三套雙幅畫：亞當 / 諾厄的故事。

其二，第廿五 19 開頭是「以下是亞巴郎的兒子依撒格的歷

⁶ GAD, pp.96-97.

史」，但是都導向雅各伯的出生以及奪取長子名份的敘述。

其三，第卅七章開頭是雅各伯定居客納罕，並說「以下是雅各伯的小史」（卅七 2）。但是之後全部的敘述，卻是若瑟做異夢並被出賣的故事。

這些族譜排列所顯示的時間流動，表達出時間是一直不斷地向前，但是有一股力量超乎時間之外。由世代傳承所構成的歷史和生命中，另有一股動力在運作著，也就是說，歷史雖然強而有力，但它不是決定一切的終極因素。生育、繁衍後代，誠然是屬世的事情，與人類的性活動有關，但是在這種屬人屬世的事務中，總有天主的超越力量在裏面。

就如同若瑟到底是被依市瑪耳人，還是被米德揚的商人賣到埃及人手上，要追究這一經文上的內在矛盾，必須要了解到看似矛盾和重複的依市瑪耳人和米德揚人，可以解釋為兩種力量在運作：人的力量和神的干預⁷。亦即人類在生育繁殖充滿大地，但是創造是屬於天主的，是超越的事務。可見人的力量和不可見的天主的力量，同時存在並運作於《創世紀》的世系族譜所表現的時間中。

二、《創世紀》與歷史⁸

人的生存與歷史，像兩股線，將《創世紀》的內容纏繞結合起來。如前所述，《創世紀》關注的主要焦點，是人的生存，是人由生到死的行動、事件、劇情。歷史及其中一個個接連發生的事件，其重要性固然處於第二位，但是不因為它的重要性

⁷ GAD, pp.9~10.

⁸ GAD, pp.98~102.

居次，就代表它屬於微枝末節而不重要。歷史是人類生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也不僅僅是神學上用來反省人類生存與生命的工具而已。《創世紀》的確與歷史有關，可是它所要表達的對象，比歷史更深刻，更難理解。

（一）《創世紀》不在於敘述歷史

《創世紀》由描繪人類歷史的起源，及一支特殊民族——以色列的起源。目前科學研究所知，宇宙歷史約 150 億年（也有人稱約 130 億年），原始人類約出現於兩百萬年前，智人出現於不到十萬年前，而一萬到五千年前，農業和城市才開始發展。但《創世紀》所表達的人類歷史，並非這些科學方面的事實。

《創世紀》的用意不在於敘述史實，拿以色列的起源而言，從嚴格的歷史觀點來看，無法知道到底何時有這麼一群人首先聚集起來，形成社會，之後成為以色列人。所能確定的事，是主前第 8 世紀時，存在著以色列和猶大兩王國。北以色列滅亡後，南猶大取代了部分以色列的身分地位，所以現今聖經中的以色列形象，是透過南猶大的經驗和觀點所建構成的形象。

而且《創世紀》一書中，某些材料細節也有與真實情況不符之處。例如廿四章，亞巴郎派遣僕人為依撒格娶妻之事，黎貝加在井邊打水給駱駝喝，當時客納罕地區事實上還沒有駱駝。另外，廿一 34 提到亞巴郎在培肋舍特地住了許久，而廿六章也提到依撒格與培肋舍特人有所來往與紛爭。但是事實上，在亞巴郎和依撒格的時代，培肋舍特人尚未出現於客納罕。至於若瑟的事蹟，按《創世紀》所載，他受埃及法老重用，並且拯救百姓免於飢荒，但是其他的歷史卻絲毫未見同樣的記錄。也就是說，《創世紀》某些敘述並非一定是史實。

(二) 歷史是照見現在的一面鏡子

《創世紀》的敘述不見得一定是史實，但是這並不代表《創世紀》的內容不真實。《創世紀》在描寫過往的歷史時，是把它當成照見現在的一面鏡子，也就是說，雖然寫的是起源，但其實寫的是現在，寫的是人的共同經驗。例如亞巴郎的召叫，可能不只是寫一個特定的人名叫亞巴郎，他如何受到天主的召叫而已，也是寫這個故事的作者的共同經驗，因為沒有人能寫出某一種深刻的經驗，除非他自己也有相同的經驗。而這經驗也持續發生於後世及現在、當下，感受天主召叫的人身上。

再者，時間往前推，《創世紀》所描述的人類始祖亞當的墮落，可能不是在史實上符合那一個特定事件，但是吾人若仔細看看歷史的話，真實的歷史中的人，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墮落經驗。所以，亞當的故事並不是有關某一種遠古的歷史事件，而是有關人類的內在心靈過程，而且亞當的故事，更不能被看成是神話而已，就算它是神話，它也展現了神話的偉大性質，具有比真實歷史更多的深刻意義。

此外，《創世紀》中洪水、飢荒、大火、移居、戰爭，每一樣都是照見了現在這一個世代的同樣經驗。上述這些事情，吾人全球望去，一件也不缺。

(三) 《創世紀》表達永久性的事物，比歷史更深刻

《創世紀》描寫的歷史，對著現在講話，表達了人的生存狀況及共同經驗。不只如此，《創世紀》還表達永久性的事物，就是人類的生存，以及比人類力量更大的天主的眷顧，二者之間的關係，以及人類對這份關係的認知。亞巴郎、依撒格、雅各伯等三位族長的故事，像是歷史一般的敘述結構，退場讓位

給了若瑟的故事，而若瑟的故事是與天主的眷顧相關，其影響所及，是雅各伯自己的晚年也是由天命來主導，他帶著他所有的孩子、妻子、家畜和在客納罕地積聚的財物，都一同遷往埃及（四六 1~7）。

族長的歷史，用以描述人的生存，但是歷史並不是主導一切的根本因素或終極力量。在時空中走過人生旅程的人，隨著年齡變老，以及一代一代下來，也變得更有智慧，更有理解力。由亞巴郎認識上主雅威，聽到祂的許諾，開啓一個新的認知天主的層次。到若瑟的話，最能清楚地表達是天主使惡事變成了好事，挽救了許多人民的性命（五+20）。《創世紀》並未將自身的視野限於狹隘的歷史定義，它融合了不同的要素，其中包含神學的視野在內。

《創世紀》當然需要現代歷史學、物理學，以及其他領域的學術來補充，單單神學的視野是不夠的。但是，它提供了一個典範，努力整合科學與神學。而且，即使各個領域的視野都不完美，因為每一門學科都多少會局限於自己的視野中，《創世紀》所展現的視野，卻是不完美的視野中最偉大的一個。因為它的力量並不在於物理學或科學的歷史，它的力量在於讓人覺醒：覺醒到身為人類究竟意味著什麼，覺醒到能沉浸在歷史和心靈中是什麼滋味，是怎麼一回事。因此，《創世紀》超越歷史，碰觸到的問題是天主的眷顧、人的心靈，和靈性層面的問題。

三、《創世紀》與心理學⁹

當代社會科學中的顯學——心理學——也被用於聖經詮釋。1993年宗座聖經委員會也指出，有必要運用心理學和心理分析於聖經詮釋的工作。

(一) 心理學釋經之例

以榮格學派的觀點看雅各伯的故事，雅各伯出生時，一手握著他的雙生哥哥厄撒烏的腳跟。之後趁著厄撒烏飢餓疲乏之際，哄得厄撒烏出賣長子名份。然後又在父親依撒格年老雙目失明的情況下，雅各伯得到母親黎貝加之助，以詭計巧奪了依撒格的祝福。所有這些與厄撒烏的糾葛紛爭，榮格派的學者解釋，這是雅各伯個人自覺（Self-awareness）的過程，是一個了解自己、接受自己、包括接受自己的陰影的「個體化過程」（Individuation）。

厄撒烏就像是雅各伯的另一部分，是雅各伯的陰影，而雅各伯與厄撒烏，從出生就開始的種種扭鬥，就是雅各伯的個體化過程。個體化若是完成，人能擁抱自己的陰影、自己的幽暗面，則「真我」（Self）呈現，人成為真正的自己，達到全人整合之境地。而遇見厄撒烏並互相擁抱和好之前，雅各伯在培尼耳與天神的搏鬥，被認為是個體化過程的高峰。

(二) 心理學之缺失

然而以心理學分析並詮釋聖經，雖然有其必要，但是並非毫無缺失，可舉下列三方面為鑑：

⁹ GAD, pp.102~107.

1. 運用米德辣市文體¹⁰，使一個故事成為兩個

聖經的心理分析有時是基於文本閱讀和歷史重建，是混合式的方法論，結果會形成兩個互相混淆的故事，就好像精神治療醫師搞混了兩個病人的記錄一樣。運用米德辣市文體傳統的聖經詮釋者，可能增加一些不屬於文本的細節，如此一來，這些新增的情節雖然形成一有趣的心理學案例，但是與《創世紀》中的原本敘述並不相符，而形成了兩個故事。

2. 強加異文化的想法

亞巴郎祭獻依撒格，被解釋為不同世代之間的爭鬥，呈現的是父親想要殺子的深刻渴望，也就是希臘神話弑父娶母的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的反面，父親將兒子視為對手而想殺之。沒錯，生養過兒女的人都知道，有時下一代實在難以教養，到了真會把父母逼瘋的地步，讓做父母的不免想：早知長大如此，小時候就把他掐死倒乾脆，不必養兒劬勞，辛苦卻白費。而且，在探討親子關係時，心理學可能發現了一種特殊的謀殺傾向。再者，人類確實是傾向於除掉對手。

但是《創世紀》廿二章並無父子兩人之間的競爭對抗描述，相反的，經文所表達的是：依撒格是亞巴郎「心愛的獨生子」（廿二 2）。競爭和對抗出現在廿一章，在撒辣 / 依撒格母子和哈加爾 / 依市瑪耳母子之間。心理學家採用希臘異文化的概念，加之於亞巴郎獻子之事的文本上，是不太妥當的作法。

¹⁰ 《米德辣市》（*Midrash*）是自由地解釋、引申、增添、描繪聖經，使聖經訊息更實際地使當代的聽眾更容易獲得教義及倫理上的教訓，使聖經更活潑有力地呈現於後期的人類面前。參考《聖經辭典》（香港：思高聖經學會，1983），549號。

3. 視野不夠寬廣

心理學在詮釋聖經時，難免片斷地選用它所需要的經文，而獲得它所要的結論，以至於視野受限而不夠寬廣。在上述雅各伯的個體化過程中，心理學詮釋並未取用雅各伯故事的後半，就是與若瑟有關的那一部分。我們知道雅各伯的故事與若瑟的故事是交織而不可分割的，所以要為雅各伯作心理分析，不能只到他與厄撒烏和好為止。

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創世紀》一～十一章的心理分析上。一～十一章敘述的是有關人類的缺陷及失敗，擅長處理人生黑暗面的心理分析，很有興趣了解這些聖經章節中所表達的對於人性的觀點。但是有些學者，例如尤金·杜爾曼(Eugen Drewermann)在研究時，就專注二～十一章的描述，而把《創世紀》第一章的文本排除在外¹¹。他這麼做，是屈從歷史批判方法，歷史批判將《創世紀》第一章切開來，歸之於另一位作者，結果使得心理分析限於它所願意選擇參考應用的狹隘範圍內。

心理學確實是《創世紀》中重要的一種詮釋方法，而現代心理學是可以對《創世紀》之研究貢獻良多，但是《創世紀》有超乎心理學所能吸收及探測的成分，例如下文所要簡述的靈性幅度。

四、《創世紀》中的靈性幅度¹²

從佛洛依德以來，心理學家論及宗教時有一種化約(Reductionism)趨勢，把神和宗教化約為一種心理現象，這種看

¹¹ GAD, pp.106.

¹² GAD, pp.107~112.

法一度甚囂塵上。他們說，亞巴郎頂多是一個「心理適應良好者」的典範。雖然秉著心理學價值中立的傳統，他們不會叫人不追求靈性事物，但也沒有心理學家鼓勵人追求靈性事物。時至今日，心理學對屬靈層面的事物，態度較為開放，研究《創世紀》的心理學者，也更重視《創世紀》所表達的靈性幅度，認為《創世紀》不能被化約成窄小、不包含靈性的範疇。

《創世紀》的確與靈性有關，它描寫靈性世界的存在。可是吾人不能否認，《創世紀》中的某些章節所寫的靈性事物，有其限度，例如索多瑪的故事，說的似乎是壞人受天災所懲，而無辜者都得免於難。這樣的理解「惡」，方式太過於單純。《創世紀》對「惡」的描述，從一開始的創造故事中就已存在，包括天主所造的那條蛇。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創世紀》是把惡置於一個比惡更大的真實狀況中來描述，這個更大的真實狀況就是「善」。「善」是比「惡」更真實的存在，而《創世紀》談到惡，是爲了談善。

回到索多瑪的故事來看，故事開始之前，是亞巴郎的慷慨待客、那三個客人對亞巴郎和撒辣的生育祝福、亞巴郎體會到上主的存在、亞巴郎爲索多瑪求情、上主因著義人亞巴郎的求情而答應對索多瑪的寬免條件、羅特極力護衛那兩個使者等等。在這些「善」的描述之後，索多瑪因爲仍不悔改，不肯由惡回頭，而遭到被硫磺和火焚毀的下場。《創世紀》所顯示的是，對於「惡」，絕對沒有單純的了解和答案。

在「惡」的難題之外，《創世紀》觸及的靈性層面還可介紹以下幾項：

（一）天主的故事

除了描述歷史和人的生存狀況之外，《創世紀》也大量描述人所體會到的天主面貌。這絕非由單一角度可以了解。一開始，創造天地的天主像是絕對的全能；之後隨著章節的進行，天主愈來愈參與人的生活：祂在樂園中散步、祂跟人對話；跟亞當、厄娃對話後，也跟加音、諾厄、亞巴郎等對話。天主似乎愈來愈有限。在洪水之前，天主還有情緒，祂「後悔」造人且心中「悲痛」（六6）。而在毀滅索多瑪之前，天主還親自下來勘察索多瑪的邪惡敗壞有多嚴重。凡此種種，似乎顯示天主的有限。

然而，這一層面一天主有限性，也顯出天主的另一面貌：祂能給予人一個全新的力量與目標。例如：加音犯罪後的低落和自感卑微時，由跟天主的對話中領受了保護的記號，並得以存活；亞巴郎在尚未生育子嗣的沮喪情況裏，由天主的談話中，領受了召叫和恩許，得以踏上新的旅程。這都在暗指一個更高的臨在，這更高的臨在，可以用各種方式提升人的力量。

在螺旋式的結構下，《創世紀》後半部的天主，似乎愈來愈少直接出現在人的生活中，或直接對人講話；但其實，天主的出現只是換個方式而已，是以非常人性的方式，例如讓若瑟自己由他命運的多舛與轉折中，體會天主在他生命中的祝福。

（二）恩寵

當世界似乎愈見腐敗和沉淪時，恩寵就突然出現，例如上主決意消滅世界，緊接著的經文是：「唯有諾厄在上主眼中蒙受恩寵」（六8），好像有一種難以計數的、全然正面的真實性，存在於此。心理學能在所產生的心理衝擊之範圍檢視恩寵，然

而恩寵不只是心理衝擊而已。對諾厄而言，恩寵，配合著他的認真和全神貫注於上主的吩咐（七5），終於在洪水所造成的巨大損失之後，得以重新開始。所以，單是《創世紀》一～十一章，就可讓吾人領悟兩件事：

1. 人類傾向於破壞天主所造的美好之事；
2. 不論人類犯了多少罪，天主的恩寵總是給予人力量，使人能夠重新開始。

（三）看見

「看見」有幾種不同的層次，例如羅特之所見與亞巴郎之所見就不同。羅特以一種方式看見，他「舉目看見約旦河整個平原，直到左哈爾一帶全有水灌溉」（十三10）。亞巴郎要羅特先選擇往東或往西的土地，羅特細數著土地因有水灌溉而看到可見的豐饒。亞巴郎則是以另一種方式來看，就如同天主讓他能看見的（十三14~15），而不是以人的肉眼來看出那一個特定名字的地方才是天主所賜的應許之地，因為天主原先召叫亞巴郎時，所許諾的是「往我指給你的地方去」（十二1）。

（四）第二次的生命

依撒格的誕生給了亞巴郎和撒辣新的生命。衰老的撒辣，由長久以來的沉默悲苦中笑了起來（廿一6），因為上主賜給了他們一個兒子。對於這件事的了解，不能只由歷史事件或心理學的角度，認為人有了兒子，心情當然會開朗。這件事應由靈性的角度來理解：是天主使撒辣開懷而笑的。由年老的亞巴郎和撒辣的身體中，能夠孕育出新的生命，正應和了《厄則克耳先知書》卅七章所說的，是上主的神注入了枯骨內，使得乾枯絕望的骨頭復生。

(五) 永生

《創世紀》第二章，樂園中的生命樹之描述，可看出「生命」是《創世紀》一書中探討的主題之一。之後，厄諾客謎一般地不見了，被天主提去（五 24），這也暗示了《列王紀下》第二章厄里亞被提升天的情況：忽然有一輛火馬拉的火車出現，厄里亞便乘著旋風升天去了。他們兩人的去處，可以合理地推知是與上主同在永生的國度裏。

本文稍前論及人的生存時，所提及的土地的象徵意義，以及此象徵意義必須經由信仰的眼光才能理解，還有論及空間時所提人的遷移，雖是由東往西，最後卻歸葬瑪默勒，是往不可見的與天主有關的領域而移動，凡此種種，都與此生之後的永生議題有關，而跟永生議題密切相關的，就是「超越」。

(六) 超越

「超越」是《創世紀》中最終極的議題，雖然描述衆多人物以及他們生活中的諸多事端時，「超越」這一議題不容易由《創世紀》的字裏行間顯露出來。它像是一股強而有力、卻潛藏在地底下靜默而奔放的暗流，似乎影響不到表面，但是因著它，歷史的荒地得以轉變為希望的處所。

然而弔詭的是，要談超越，不免要論及死亡，死亡似乎嘲諷著超越。其實並非如此，死亡反而突顯了超越的面貌和力量。在亞當和厄娃吃了那「不可吃，因為那一天你吃了必定要死」（二 17）的果子之後，《創世紀》寫出天主走近了他們倆，呈現了雅威典的天主面貌，即與人接近的天主。加音在殺弟之後、感覺到死亡的威脅時，上主出來給他一個保護的記號（四 15）。而亞巴郎在獻依撒格時所表現的平靜，是一種來自超越的力

量，克服了死亡的恐懼，因為他知道「上主自會照料」（廿二14）。所以，死亡其實帶給人機會，讓人可以看透死亡，進而克服死亡，而超越的經驗，才使得人類對未來的希望，以及對現下生活的責任感有了意義。

五、《創世紀》反映生活的複雜性¹³

《創世紀》描述人的存在。而因著生命的多采多姿，描述人類生活與生存的《創世紀》也是多采多姿的。以下就擷取幾項來說明。

（一）整本聖經的引言

《創世紀》所描述的人類生活，其特徵、成就、缺失、力量等，都是在為整本聖經作奠基的工作，所以《創世紀》是全本聖經的引言。

（二）和諧與不和諧

《創世紀》一開始就表達萬物在天主創造和照顧之下的和諧，而且全書均如此定調在和諧上。即使在描述不愉快或邪惡之事時，也是如此。例如，當亞巴郎受考驗，父子兩人背柴上摩黎雅山時，和諧以及安詳之感仍在，並沒有悽苦或呼天搶地的場面，因為知道「上主自會照料」（廿二章）。

而對於不和諧、罪、罪的後果等事，《創世紀》的態度是將它暴露出來，以便面對它、處理它，進而治療它，甚至描述天主恩寵的介入，好讓犯罪之人，例如加音，能夠存活。對於這一點，新約中有一句最好的回應，就是「罪惡在哪裏愈多，

¹³ GAD, pp.112~118.

恩寵在哪裏也愈格外豐富」(羅五 20)。

(三) 祝福

祝福圍繞著《創世紀》全書，從開始的第一章天主祝福大魚、水中各種生物以及飛禽；天主祝福人；天主祝福第七天且定之為聖日；中間的第廿四章黎貝加受家人祝福；到結尾四九章，雅各伯死前祝福子孫。總之，祝福的概念從未中斷。

但是祝福不是理所當然的，祝福來自天主，也包含人的因素在內。天主祝福人時，需要人的配合，例如若瑟的故事中，眾兄弟所為之惡事，若瑟並不計較，而天主使之成為對他全家的祝福。生命縱然是惡與祝福的繁複混雜，最後總是祝福勝於邪惡。

(四) 婚姻與家庭

《創世紀》中許多歷史是以家族史形式呈現，關注親族和家人，也因此連帶地關注婚姻。而婚姻之描述呈現兩個觀點：其一是社會學的觀點：《創世紀》表達了人應該在自己同族內相親，這表達了充軍後期的情形，當時與外國人結婚是有爭議的。其二是神學觀點：《創世紀》第二章的婚姻基礎，純粹就是一男一女，並未提他們是某一特定族群的成員，也就是說，婚姻不只是社會情況，不只是基於社會條件，婚姻需要男女之間持續的和諧，以及男女和天主之間持續的和諧。這就指出了更廣闊的婚姻概念，也是比婚姻的社會學觀點更加廣闊的神學視野。

(五) 男人和女人

《創世紀》中對人類男女的描述，基本上是正面的，而且

男女平等，並不因天主造人有先後，而表示男女有高下之分，因為都是按照天主的肖像而造的。這樣的理解，是基於把兩個創造故事，當成一個互補的整體來看的結果。

環顧普世，沒有一部經典在一開始就這麼指示兩性的尊嚴和平等的。雖然日後《申命紀》高舉雅威典，著重第二個創造故事甚於第一個，而造成了貶低女人之感。但是看似女人引男人犯罪（三章）的情節之後，《創世紀》同樣也寫亞巴郎將自己的妻子撒辣交給法郎一事（十二章）。

另一個例子，是法郎的衛隊長普提法爾的妻子引誘若瑟犯罪（卅九章），但是這段經文的描述，是出現在猶大不守對兒媳的諾言，並且召妓而親近她之後。也就是說，不論男人或女人，都會犯罪，《創世紀》並未遮掩或偏袒任何一方。

（六）大團體（族群、世界）

對於族群和世界的看法，《創世紀》秉持的是包容性的原則。它描述人類被天主由樂園中驅逐，但又有眾人皆屬於天主照管之意；它描述手足紛爭相殘，也描述他們彼此原諒和好；它描述生命的複雜和痛苦，但又展現出人類都在追尋意義，並走向和平；它描繪以色列民族的動向，也提到無數的其他族群，例如菲力士人、埃及人，並且對他們有正面的描述，顯示出天主救恩的普世性。

（七）城市

城市的建造或描述，是古代文學的重要部分。《創世紀》也描述城市，及城市的建造。經文所顯示的《創世紀》，對於城市的看法是模糊和曖昧，且愛恨交加的。

《創世紀》中，最早與建立城市有關的人物是加音。加音

犯罪後，得到上主所給的保護記號，離開上主的面，住在伊甸園東方的諾得地方，之後建立了一座城，取名「哈諾客」（四17）。之後尼默洛得建亞述的尼尼微城（+12），一群人在史納爾地方找到一塊平原，在那兒建立城市和巴貝耳塔（+14）。而索多瑪與哈摩辣兩座城，突顯了城市的負面形象（十九章），即城市與城市的建造者與「罪」有關。

（八）旅程

《創世紀》著重移動、行走或旅行，書中人物常常不斷地在旅程中。

旅程可以分三個層面來描述。首先，由歷史及社會學而言，人類不斷地遷移，現今亦然，全球五大洲，因著交通之便利屢見移民潮。其次，在文學上，常有史詩英雄的冒險之旅，例如古代美索不達米亞文學中，有關 Gilgamesh 的敘事詩，以及古希臘史詩中 Odysseus 的冒險旅程。最後，在神學上，上路往前走、旅行，是回應天主召叫的方式之一，例如亞巴郎離開故鄉、家族和父家，就屬這一層面之意義。他並非只是不斷遷居的移民或冒險英雄而已。

其實《創世紀》中所描述的第一個「行走」者，是上主天主（三8），所以人一生中的行走、移居，都與天主有關，是人回應天主的召叫，在天主的照顧之下，往天主那裏走動。向天鄉而去的旅程，是每個人的生命之旅，即使有人一生都未離開地理上所居住之地亦然。

（九）旅程中的情況

《創世紀》中，所有這些人物的行走或旅程，並非發生於真空內，而是發生在一個環境中，而且是具有使命的，就是參

與天主的創造。在第一個創造敘述中，人類被賦予治理大地、管理海洋的責任（一 28）。在第二個創造故事中，人類被天主派去耕種土地（三 23）。此外，在若瑟的故事中，若瑟最後理解到他的埃及之行，保護了他的親人的生命，以及埃及百姓的生命，也就是維持了天主所創造的生命。

總之，人的行走或旅程，是在天主的護佑之下，參與並維護了天主創造的大地及其中的生命；而且是因著前者的力量，才成就了後面這一項事工。

結 語

天主對人說話，而且祂的話是萬古常新的，因此全本聖經所記錄的，既與人有關，而且人的生存、人生的複雜等，也與天主的面貌、天主對人的恩寵、人對天主的理解等有關。《創世紀》作為全本聖經的引言，在這幾方面均作了描述，為全本聖經做了奠基的工作。

此外，Thomas Brodie 也陳述《創世紀》與歷史的關係，以及《創世紀》超越歷史之處，並提及心理學在現代聖經詮釋的必要及局限，以提醒吾人萬古常新的天主聖言，可以因著現代學術工具之助，讓吾人對之更加了解、更加接近。不過，並不是任何一門學科即可全然窺得其奧秘的。